

臣門

群書集事洲海

二十一之二十二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一



臣門

戰功

戰鬪而能立功勳者

仁宗二年

仁宗二年春太祖從軍北平... 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  
錄校尉太祖之破萊術仁所起刊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以騎為  
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  
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以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



亦不異也 何陽拔之生獲布山時劉何於是錄仁前後力封都亭侯

張光遷官 晉書

張光元帝時為順陽太守加後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陳敏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庾亮初為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為水軍藏舟艦於沔水庾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刺史劉弘表光有殊勲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

弋仲敗敵 晉書

後趙石季龍末梁犢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大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姚弋仲弋仲率其部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

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子疾兒小時不能使婦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甘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若羌請劫死前鋒一舉而了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於坐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羶馬弋仲曰汝自老羌之為賊以至於此是貫鉗跡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歸二十遠滅宗遺

沈田子自敵 南史

宋武王伐姚秦軍至閩鄉姚弋暉境內兵屯曉柳時沈田子自武關出也



子自秦嶺以相接後此至... 田子欲窮... 長安... 曰往取長安如... 國不... 也田子乃止林... 諸附

吳喜剽捷

吳喜字仁宋為武所... 吳喜請得精兵三百... 吳喜曰不... 尚之曰喜隨沈... 必有成績喜乃... 懷之及東討百... 姓聞吳喜... 不... 散喜... 劫埃

劉劭來終

劉劭字伯武仕宋為... 明帝即位領輔國... 進據梁山會

豫州刺史殷琰反叛... 召劭還都復無... 司馬致... 時琰... 同... 自始春至于... 外... 將... 厚為眾所依將軍... 廣之... 勸劭以法裁之... 勸... 廣之及琰請降... 勸約令三早... 不得妄動城內... 庶感悅感曰來蘇

焦度獲封

南史

焦度容貌壯醜皮膚... 著漆質直木訥... 不能出言... 齊高帝... 城... 沈攸之所忿... 攸之大... 至夏口... 直下... 留偏... 守... 已度於城樓上... 肆言罵辱... 之... 自然露形... 穢辱之... 故... 恣改計攻城度... 親力戰... 攸之眾... 家稱將... 度... 公授以... 器... 不能冒後呼... 此樓為焦... 度樓... 事... 度功... 居... 封... 東昌縣... 子... 直... 將軍



裴邃勝敵 南史

裴邃字深明梁武帝普通二年除豫州刺史加都督鎮合肥四年大至北侵以邃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郭斬門而入一日賊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絕投還於是邃帥軍與收奪亡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邃自為黃袍騎先攻壽陽山麓城黎衆又屠安成馬頭沙陵等城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閭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

陸騰平賊 北史

陸騰字顯聖少慷慨有大節初仕魏遷通直散騎常侍及奉武

西遷時使青州遂留鄴為陽城郡守至西魏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被執周文帝釋而與語騰盛論東州人物又叙迷時事辭理抑揚周文嘆曰卿真不背本也即拜大都督遷武衛將軍騰既為周文所知思欲立功不願內職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攻圍東平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大破之周文謂曰此是卿取社國之功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巖險歷政不能制騰密令多造飛梯夜襲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者公之所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一殺廣嗣等可謂濟軍實而長寇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以是出兵奮擊盡獲之

段韶獲神武受爵 北史

段韶字元先齊神武益器重之以為領親信都督頻以軍功封



下洛諸力及芒山之役為賞後勝所奪罷從候馳馬而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神武賜下馬并金進爵為公

斛律武攸奴 北史

司將宇文傑將兵圍洛陽蹇絕糧道齊後主武平元年正月斛律先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繞交傑眾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高齊王憲等眾大潰詔加光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高祖持憲不敢動二年卒眾築玉隴等鎮成十三所圍柱國地公善也成柱國章善寬等乘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山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成捕千餘人而還

宇文護征伐有功 北史

宇文護字薩保周文帝從子也幼方正有志度持為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不從普泰初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謂子茲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為類已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芒山之役為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以息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魏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入江陵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師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馬周文帝西巡至掌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泣奉命諷魏帝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



萬歲勒石頌隋德北史

史高字隋文帝時先是南寧夷蠻既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  
遂以萬歲為行軍總官擊之入靖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  
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七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  
諸夷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  
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石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  
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任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

竇軌平寇唐書

竇軌字士則高相起兵軌募眾千餘人迎謁帝賜馬十匹使略  
地渭南後平京師為大丞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  
軌討之大破賊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亦排羌與  
薛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悉

降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  
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川軌進軍臨洮擊左封  
走其眾度羌必為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  
充明年還蜀

仙芝震服諸胡唐書

高仙芝唐玄宗時大父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為四鎮校將  
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父子並班  
仙芝之義也賀善騎射父酒以其儒弱憂之初事節度使田仁琬  
蓋嘉運等不喜知名後事安靈等乃遇之開元末表為安  
西副都護既鎮都知兵使小勃弄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  
故兩軍一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仁琬以承三討之皆無功天  
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



芝乃自安西過撥換城入程瑟德經疏勒登葱嶺涉播密川遂  
領特勤滿川行九百里特勤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軍  
為三使疏勒趙崇珙自北谷道撥換賈崇瓏自赤佛道仙芝與  
監軍邊今誠自護密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  
為濶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祭  
川命士人齎三日糒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需鞵不濡兵  
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  
而障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技其城斬五千  
級生禽千人馬千餘匹資器甲數萬計仙芝欲遂深入今誠  
懼不肯行山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引師行三日過坦駟嶺峻  
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  
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

下曰公驅我何去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  
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娑夷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  
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糕餽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  
王曰不闕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  
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  
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  
芝招爾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娑夷橋其暮吐蕃至不  
克度橋長度一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  
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菻大食諸胡  
七月二國皆震懼降附

李元昌討突厥書

李元昌德宗時西州刺史於長安遣羅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



晟命釋縛級款之遣還款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  
于此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三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  
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百里閉之隘若拔其心腹  
居人莫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擊之是拔其心腹  
將圖走賊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以聲光泰門以薄郭委逆  
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未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  
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擊賊攻華師急是以精  
騎馳救中軍課而後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軍相  
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日晟  
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為其為計豈吾利邪乃悉  
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  
苑垣為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之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

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  
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公道進雷諫辰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  
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賊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賊  
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  
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  
黨悉降

禽賊帥五十唐書

憲宗方經略賊又遣李愬節度使黑頰李師道反詔愬代兄愿  
帥武靈軍愬以弟元振鎮武州愬以弟元逵鎮重質得罪被斥愬請  
賜軍中愬以弟元振鎮武州愬以弟元逵鎮重質得罪被斥愬請  
禽其賊

五代史

卷二十一



李克用封為晉二唐僖宗廣明元年正月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  
師至河中遣使就虜黃巢賊黨驚曰鷄兒軍至矣二月敗巢  
將黃勳於不隄谷三日之敗趙章尚讓於梁天坡橫尸三十里  
是時皆歸 公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  
入城克用望春官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  
克用功第

全忠追破黃巢 五代史

朱全忠唐僖宗中和三年三月拜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四月詔鎮兵破黃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宣  
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  
陳州徐州時溥為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  
陳州刺史趙犍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為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

忠乃自將救犍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勳尚讓等犍以全忠為  
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洛陽與東兵  
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郟城巢走中牟又敗  
之寸王滿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  
時溥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

陳州之亂 五代史

王逵字光圖唐昭宗時為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  
落有衆八千以攻閩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  
王珙棄城走陳敏瑄患之以問田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  
一介名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暹聞  
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



都見諫公以水一頃即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敵宣悔召建使入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士學射敬瑄遣將向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鹿頭關宣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漢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旌節

朱友寧奪馬殺敵 五代史

朱友寧字安仁朗王存之子也幼聰敏喜愠不形於色梁太祖以為軍校善用弓劍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邕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兼蒲宣武三師範襲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

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唐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

李嗣源獨克鄆州 五代史

李嗣源唐莊宗同光元年徙鎮橫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總管

王晏球克敵獲馬 五代史

王晏球字瑩之唐明宗時拜晏球為歸德軍節度使時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



珽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  
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  
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  
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  
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橐  
弓矢用短兵回戰者斬苻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珽以右軍  
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  
橫尸塞甲六十八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場隱  
以七千騎益都三女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  
千匹

郭威克守貞五代史

漢隱帝時河中太子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

遣白文瑞郭從義常思等分兵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郭曰  
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以加拜  
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獎  
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  
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懽威至河中立  
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  
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  
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  
必有亡矢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期日四  
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

蕭德力戰遼史

蕭德字特末性和易篤學好禮法聖宗太平中領牌印直宿累



遷北院樞密副使敷奏詳明多稱上旨詔與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道宗清寧元年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封魯國公上以德為先朝眷遇拜南府宰相重元之亂推鋒力戰斬涅魯古首以獻論功封漢王咸雍初以告老歸優詔不許久之加尚父

盧秉不伐 宋史

盧秉字仲甫神宗時知渭州是時五路大出兵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嵬丁舉國人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口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莫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

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

种誼俘羌 宋史

种誼字壽翁從高遵裕復洮岷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董氈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為回枉以夸險遠誼固習其地里謂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趨便道鬼章怒脅以兵誼聲氣不動卒改塗升為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括宗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為內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括宗遣游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兪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誼亟進攻晨霧散野畦步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誼戲問之曰別後安否不能



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今日果為所擒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

岳飛討賊宋史

岳飛字鵬舉以武功累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高宗紹興二年賊曹成擁眾十萬寇據道賀二州飛將兵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杖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曰桂嶺置砦至北嶺連控隘道親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設登嶺破其眾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

脅從者可憫繼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眾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可厲者

李寶俘獲宋

李寶嘗陷于金拔身從海道歸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是必能事者迺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之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事悉王臣願亟發賜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為潛伺敵動許虛實毋誤公



佐受命即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寶將啓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  
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進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  
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恍既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寶心  
如鐵石不變矣酌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察州  
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  
乃翁矣士氣百倍趣眾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州旌麾數千  
不為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千  
三營度兵登岸以劍畫地今日此非復吾境方戰與否在汝等  
因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墮引  
雲檝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昇勝與俱發至  
石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小時風盛寶  
三神俄有風自拖樓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刃  
石石

石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始敵兵六舟中使不知  
戰舟疾遇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膽掣引  
帆皆倒頓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窮東無復行次寶  
箭環射前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抵  
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餘所請察軍毒中原  
舊民皆登島垣脫甲歸命以故不殺然倉卒舟不獲獲溺死甚  
眾浮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官家奴等六人擒倪勳等  
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甲糧斛以爲計餘物衆不能  
去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舟乘勢席卷公佐切諫以爲金  
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遠失近且有腹背憂乃還軍蘇東  
海

鄭温平耽羅克荆岳元史



鄭溫初從中書粘合南合南征有功為合必赤千戶從丞相史天澤為新軍萬戶鎮撫憲宗征西川溫四月不解甲天澤以溫見具言其功帝曰朕所親見也賜名也可拔都賞以鞍勒還至閩州奉旨分軍守邏青居釣魚等山天澤命溫統四千人警邏釣魚山世祖中統元年佩金虎符為總管三年李璫叛詔溫以軍還討至濟南大軍圍其城賊將楊拔都等乘夜所營溫力戰至黎明賊退諸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厚賞之七月城破命溫率兵三千往定益都以功復受上賞命為侍衛親軍總管至元六年進懷遠大將軍右衛副都指揮使九年詔溫統蒙古漢人女真高麗諸部軍萬人渡海征耽羅平之十二年陞右衛親軍指揮使率生衛軍萬人從攻岳州江州沙市潭州皆有功平

黑海濶賞銀十錠十四年入朝遷昭勇大將軍樞密

官十八年改輔國上將軍江淮行省叅知政事

葉仙鼎累立大功元史

葉仙鼎畏吾人幼事世祖於潛藩後征土蕃雲南常為前驅歲已未伐宋至鄂州先登奪其外城中統元年從征阿里不哥與其黨遇大呼馳擊之其眾駭潰賞白金貂裘明年討李璫以功賞白金五百兩授西道都元帥金虎符土蕃宣慰使仙鼎素熟夷情隨地阨塞設屯鎮撫之恩威兼著頑獷皆悅服賜金幣鈔及玉束帶為宣慰使歷二十四年遷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尋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巨盜鍾明亮積年為害仙鼎討擒之

何伯祥深入其地元史

何伯祥元世祖時為易州等處軍民總管壬子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還諸軍倉皇失措伯祥曰此必為敵所逼不若出



其不意而遂深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率兵突戰直抵司空寨疏布營壘陵高伐木為攻取勢既夜命為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銳于營側險要之地天將明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後宋兵果來追伏發驚駭潰去追擊大破之轉戰百餘里他軍不能歸者皆賴以出帝聞之賜金二百兩

謁只里平宋有功元史

謁只里幼穎悟能記誦及長以孝友聞重平世祖潛邸得備宿衛中統初命參議陝西行樞密院事以商榷以佐之比行入奏曰關陝要地軍務非輕阿脫仰刺國之元臣陛下方委任之伏慮臨時議論不協必誤大計儻有異同臣請得以上聞帝可其奏賜宴而遣之未幾改行省斷事官復入宿衛李璫平朝議選宿衛之士監漢軍謁只里佩虎符監軍於毗陽至元七年命為監戰

以所領諸軍圍襄陽築一字堡以張軍勢一時名將唆都劉國傑李庭等皆隸是下攻樊城率其軍先登破之所受賞賜悉分將士十一年從公相伯顏攻鄂州將數日而出與宋兵遇有部卒墮馬為其所得謁只里單騎橫戈直入其軍取之以還因殺獲四人時糧儲不繼諸將以為憂謁只里乃西攻江陵德安堡取其粟萬石衆賴以濟大兵東下宋將李魯戰於陽羅洲伯顏未至衆欲少俟之謁只里曰兵貴神速機不可未宜及其未定而擊之遂直前衝其軍獲戰船百餘艘敗走伯顏上其功加定遠大將軍十二年攻常州謁只里造雲梯繩橋以登遂克之奉省檄徇安吉諸州皆下十三年宋降伯顏命謁只里監守其宮號令嚴肅秋毫無犯入朝錄功遷昭勇大將軍未幾拜鎮國上將軍浙東宣慰使鎮守紹興



李恒平嶺海之功元史

李恒字德卿世祖時以伐宋有功授江西宣慰使至元十三年有旨令與右丞阿里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眾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眾以為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碭州十四年拜叅知政事行省江西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昺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為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略定梅嶺諸州凌震等復抵廣州恒擊敗之皆棄舟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將吏宋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菱塘越十

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之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為欄以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南北面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諸軍入海乃抱衛王赴海死使死者之臣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之艦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進者降人始知衛王已死迨若乃世傑嶺海悉平功式入拜帝賞勞甚厚

見忘立功

因三

息發憤立功者

山恒率所部赴之張世傑集固恒遣衛其汲路其勢日迫打撈其欄索絕世傑請降元大興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人獲其金匱後宮及文書中降焚燬之餘尚待八百餘人以高化南之世傑繼亦溺死於海陵港

王猛命馬靖齒文



王猛字世雄陳後王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竝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嘗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為公

裴寂率家僮破賊唐書

唐太宗貞觀中司空裴寂坐浮屠法雅妖言免官歸故鄉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寂惶懼不敢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為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恚稱國家之興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議者多請貸乃放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為主帝曰國家於寂有恩必

不爾既而寂率家僮破賊帝念其功詔入朝會卒

輕敵

輕易敵人而致敗者

魯公失胄左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魯僖公甲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蠱蠱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齊侯敗績左傳

齊師陳于鞌邾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



為右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一卻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而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  
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設三矢而病矣非侯曰師之耳目在君  
有險余必下推車一識之然子病矣非侯曰師之耳目在君  
旗鼓退後之此非一人殿之可之大事也深甲拔兵固即死也病  
後也而鼓音止師後之亦師敗

謝瑛字瑗度安帝時為會稽太守

瑛字瑗度安帝時為會稽太守

瑛字瑗度安帝時為會稽太守

瑛字瑗度安帝時為會稽太守

出賊多而塘路狹瑛軍魚貫而前賊傍射之瑛敗績

劉幾卿免官南史

劉幾卿梁武帝時為書侍御史普通六年詔梁西昌侯藻督軍  
北侵幾卿求行擢為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  
前謝之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  
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

殷開山破敵致敗唐書

殷開山高祖時以吏部侍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卧營委  
軍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遠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眾擣乃  
可圖開山欽立亭說文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  
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遣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墟為舉  
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



曹彬字國華宋太宗時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於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太宗上曰契丹主必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太宗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朔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旦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雁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

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太宗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案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堪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征攻涿州契丹大眾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而敗

識斷

明識事物有決斷者

衆仲言州吁必敗左傳

魯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初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



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言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敬邑以賦與陳蔡後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鄭東門五日而還隱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子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勢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士蒍知虢將饑左傳

魯莊公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梁由靡言狄必至左傳

魯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米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日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米桑之役也虢射之言果驗

內史過言晉侯無後左傳

魯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八牛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谷犯知勝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亡公謂谷犯曰吾卜戰而龜燔



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 我操其票吾又夢與荆王搏  
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 何如答犯對曰卜戰龜燔是  
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 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  
其票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 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  
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 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  
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 公從之荆人大敗

王孫滿料秦師左傳

魯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  
百左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  
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  
將市於周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  
至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

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  
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  
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  
其麋鹿以間於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  
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趙同不敵致谷左傳

魯宣公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敵劉康公曰不及  
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也

郤錡不敵及難左傳

魯成公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不乞師將事不敵孟獻子曰郤  
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也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  
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何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成子不敬致敗 左傳

魯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叔時極論楚師 左傳

魯成公十六年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及人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

生厚而德政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齋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單子料郤至 左傳

魯成公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子產料鄭不得寧  
左傳

魯襄公八年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士莊言高厚不免  
左傳

魯襄公十年春晉合諸侯會于柵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晉士莊子曰高子相必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叔向言二君不免  
左傳

魯襄公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錮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位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然明因禮知人  
左傳

魯襄公二十四年晉侯燮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存程鄭其有亡譽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穆子知慶封  
左傳

魯襄公二十八年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向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



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孤而殲旃

季札料政及子產

左傳

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賦絢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司馬侯言高專斃將及矣

左傳

魯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躒見知伯緇女齊

司馬侯

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文子識鑒

左傳

魯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



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  
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  
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  
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  
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

子產數子南五罪 左傳

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姜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  
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  
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御公皆御公盛飾入布幣而出子  
南御公我服入左右射趨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義矣  
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蒙甲

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娶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  
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  
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  
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  
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是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  
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也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  
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後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  
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  
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言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  
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  
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沈尹論城郢 左傳



魯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五候信其隣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蚘冑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子家子知公徒必敗

左傳

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鄭孟懿子家臣陽虎

伐郟欲奪公郟人將為公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怡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知晉公徒敗于且知

史墨斷作刑鼎

左傳

魯昭公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禦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



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今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史鮒言成驕必亡左傳

魯定公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成將為亂

管仲止盟新序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之在江淮之間近楚楚數侵伐欲滅取之二國思時桓公方在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莫桓公之義未會明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公不聽與之盟仲死楚人滅黃伐江桓公不能救君子謂管仲善謀矣

成公乾斷屈春為令尹說苑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鳴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逢滑斷吳楚未為福禍說苑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無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剗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

屈宜曰斷韓侯不出此門說苑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曰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審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及益奢此所謂福不重禍必重来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梁公弘識楚患仕吳說苑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子西斷吳不能敗我說苑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宵宵其謀我之口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



不相睦也無患矣昔闔廬食不貳味案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周伯陽讀史知周亡史記

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笑吉卜請其祭而歲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漉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禱而謀之漉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之童妾既甞而遭之既笄而孕無

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壓孤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

孔子知魯大用冊求史記

季桓子魯哀公時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冊求於是使使召冊求冊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



二老斷秦兵必敗 史記

秦穆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後果為晉襄公所敗

內史過知虢亡 國語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土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與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

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失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



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染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令其冒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王往獻焉內史過後之虢虢公亦使祝史請事焉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虢以亡矣不禋於神而請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

內史過言晉侯必亡

國語

周襄王使郟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郟芮相晉侯不訪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郟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

罪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滅則惟汝衆國之不滅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濟衆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蒞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虜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猶恐其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贄幣瑞節以



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敬遷憚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豐饗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隣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冑秦人殺子金子公

王孫滿言秦師必敗

國語

周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皆免冑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

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喙獲其三帥丙術視三人

單子言陳侯必亡

國語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饁宰不致饋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歲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



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  
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  
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  
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  
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  
圃有林地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輿草不  
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置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  
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  
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  
逆之疾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  
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  
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饋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工以物至賓

八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  
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  
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  
至是蔑先王之官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  
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悖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  
續之常棄其統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嬪姓矣  
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  
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懼隕越若廢其教而  
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  
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  
陳

劉康公言叔孫必亡 國語



周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  
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  
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  
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  
寬所以固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  
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  
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  
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  
也以致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  
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  
可以上下無咎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  
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

二子者侈侈則不恤置賈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  
且夫人臣而侈國家不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  
不若叔孫而秦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  
秦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  
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  
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殁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叔孫穆子知公子圍有其心國語

魯昭公元年會於虢楚公子圍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  
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  
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  
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音習武訓也諸  
侯有旅費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



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及殺郟敖而代之

史蘇知晉亂本生矣

國語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使申生王曲沃以速懸重耳虞蒲城夷吾虞屈奚齊虞絳以徹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手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

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方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恃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丁曰知難本矣

郤至以五問知楚敗

國語

晉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陣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欒黶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陣不違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間也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



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陣而譁四間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鄆陵

孤犯以野人舉塊知得國 國語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廐欲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

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殺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慶適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鷓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

尹壘識吳夫差自敗 國語

楚子西歎於朝藍尹壘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者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



宴思樂在樂思舊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  
廬能敗吾師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  
政德之不脩無患矣矣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  
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卹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  
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  
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  
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寤  
矣

范無宇知楚後必亂

國語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  
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  
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

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  
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克櫟人實使鄭子不  
得其位衛蒲戚寔出獻公宋蕭蒙寔弒昭公魯弁費寔弱襄公  
齊渠丘寔殺無知晉曲沃寔納齊師秦徵衙寔難桓景皆志於  
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  
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  
臣國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施之以服行  
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  
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夏暑之既至蚩蠻之既多而不  
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  
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



美人納棄疾而弑靈王

南文子知智伯之機說苑

晉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平都君斷秦空割地戰國策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徐子斷魏太子不還戰國策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問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宮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至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此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臧子知楚不救戰國

齊攻宋宋使臧子求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歡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



齊敬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南文子知犀首必不向衛戰國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救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東組三百緡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義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拱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惡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宋昌明決代王之疑

前漢

宋昌為中尉時諸呂作亂漢大臣既平之使人迎代王郎中令

張武等議皆以為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周勃



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

壽王斷漢鼎前漢

吾丘壽王為光祿大夫侍中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

斤

雋不疑識偽衛太子前漢

雋不疑字曼倩昭帝時為京兆尹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喜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名方遂居朔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請闕



廷公述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  
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陳湯料敵前漢

陳湯字子公元帝時以斬郅支單于爵關內侯坐事奪爵為士  
伍及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  
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  
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對曰臣  
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  
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  
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合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  
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  
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  
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

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  
軍書到言已解

霍光識張氏之興前漢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成帝時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  
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  
形執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  
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  
興矣

丙吉斷老翁子無影事文類聚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  
謂其母曰我父年尊先父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  
泆反欲惡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時漢宣帝以丙吉為



相言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  
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  
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

种嵩詰常侍無詔信後漢

种嵩字景伯為侍御史順帝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  
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  
為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  
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  
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  
善者良久

桓階止操無自往魏書

桓階字伯緒獻帝時為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

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  
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  
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  
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  
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  
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  
摩陂賊遂退

常林止丕無往魏書

常林字伯槐獻帝時曹丕為五官將林為功曹田銀蘇伯反幽  
冀扇動丕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  
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鼎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大羊相  
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為天下



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至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

沮授斷袁紹敗亡魏書

漢獻帝時袁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汰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也

程昱料孫權資備禦我魏書

程昱字仲德獻帝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若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昱說曹操殺備操不聽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有異心操悔追之

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卑曹舉兵背操頃之昱選振威將軍操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操操敗赤壁云

張遼知必有造變者魏書

張遼字文遠曹操時行中堅將軍時荊州未定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陳矯明畧過人魏書



陳矯字季弼為魏郡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曹操卒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後傑也

辛毗斷二袁必亡 魏書

辛毗字佐治仕袁譚因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求和於曹操操見毗謂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

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

楊洪斷取漢中無疑 蜀書



楊洪為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黃權斷劉璋必危

蜀書

黃權字公衡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

谷利拔刀戒施工

吳書

孫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大小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魯肅斷鼎足江東

吳書

魯肅字子敬與周瑜相結瑜因薦肅權與語甚悅之衆賓退罷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



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莫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

司馬孚勸文帝寬待孫權

晉書

司馬孚為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時孫權稱藩請送白子當遣于禁還久而不至魏文帝以問孚孚曰先王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彊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

司馬懿料諸葛

晉書

司馬懿與諸葛亮守五丈原諸葛亮使至懿軍懿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所食不過三四升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親為之懿曰諸葛公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竟如其言

羊祜嘆晉武不平吳

晉書

羊祜字叔子武帝咸寧初拜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

韋忠明斷

晉書

裴頠惠帝時為尚書左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韋忠曰吾淡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



邪衷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蕩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

蒯欽議楊駿雖閻知人

晉書

楊駿字文長晉惠帝時為太傅大都督姑之子蒯欽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駿弟楊珧楊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閻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王承知王敦之難將作

晉書

元帝為晉王承制更封承為譙王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時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

劉寔言驗

劉寔字子真為吏部郎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笑而不荅竟如其言

國軍事時鍾會鄧艾伐蜀有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

何曾先見

晉書

何曾字穎考晉武帝時為丞相加侍中進位太傅侍帝晏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謂其子遵曰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也及遵子綏被誅弟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王雅先見

晉書

王雅字茂達孝武帝時拜太子少傅會稽王道子為太傅帝以



道子無社稷器幹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以訪王雅雅乃從容曰王恭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皆非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王波議李宏 晉書

王波石季龍時初拜中書監時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取酬反則取誚

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使備物以酬之

鑿齒見推於桓溫 晉書

習鑿齒字彥威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桓溫辟為從事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遠蜀知天文者問國祚脩短答云世祚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票碣棺木耳鑿齒問故答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十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



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便詣温別  
温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  
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請習主簿

劉義慶善議母孫之讎南史

劉義慶宋武帝中弟長沙景王道憐之弟二子也帝少弟臨川  
烈武王道規既薨以義慶嗣元嘉中為丹楊尹有百姓黃初妻  
趙殺于婦遇赦應避孫讎義慶議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  
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  
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  
盡荒老豈得以荒老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宜共天同城無虧  
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

孔深之議罵母致死之條南史

孔深之宋孝武帝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  
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  
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  
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  
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  
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  
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  
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  
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  
吳可棄市

何敬容言侯景必叛南史

何敬容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帝太清元年



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初景渦陽退敗未得  
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為憂敬容  
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比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  
景遂死深足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  
當亂國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

虞丘斷王融必敗南史

王融字元長齊武帝時為中書郎太學生魏準以才學為融所  
賞既欲奉竟陵王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賓  
竊相謂曰竟陵才弱五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  
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

沈約勸梁武進位南史

梁武帝在西邸與沈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武帝

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他日又進曰  
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  
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  
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  
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  
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  
人便曰吾若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  
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  
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  
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  
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對畧同約  
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



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定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王弘先見南史

王僧虔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也作處子時僧虔累十二博幕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祿蠟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

義見義或云僧虔採燭珠為鳳皇弘稱其長者云

大寶察湘東將亂北史

蔡大寶字敬位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蕭譽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答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啓納之

景穆料蠕蠕可擊不聽北史

景穆太子從太武帝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言於帝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中書令劉潔固諫以為虜盛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由賊恇擾何有營上而有此虜太武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



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

楚之斷蠕蠕將至

北史

司馬楚之魏太武時徵入朝授安南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及太武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

崔浩料敵

北史

崔浩字伯深魏太武時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寇

軍安頡軍還獻南倂因說南賊之言云宋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佳彭城勿進如浩所量

崔浩論當世英雄起伏

北史

魏明帝泰常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崔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眾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



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漢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隣報復辭耻乃結嚙嚙背德於姚擗堅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為人殘滅耳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文宣新絲諷諭

北史

齊神武高歡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勅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琚曰此兒意識過吾琚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

孝基智辯

北史

高構字孝基好學多智辯給過人工吏事仕隋累官至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

竇建德料上達必敗

唐書

楊義臣隋煬帝時為太僕卿遣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



畏誅復也。歸實建德。義臣乘勝欲逐人高。雞泊窮剗根穴。建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曰。東海公未捷。遽自於大禍。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眾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

張說折讒臣謀唐書

張說字道濟。睿宗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

武元衡料李錡有異唐書

武元衡字伯蒼。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事。憲宗素知衡堅正有守。故禮信任異。宰相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鄭綱。綱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

張彥威勸知遠即位五代史

劉知遠事晉出帝時。拜中書令。封太原王。開運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知遠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為兒。賜以木枋。木枋虜法。貴之如中國。兀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枋歸虜人。望之皆辟道。峻還為知遠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勸進即位。

獨吉義料海陵必斃金史

金主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都統白



彥敬自北京使人陰結獨言義欲與共圖世宗頃之世宗即位  
義即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彥敬密謀者世宗嘉其不欺以為參  
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率諸道兵伐宋若反旆北指則計將安  
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敵母阻兵虐眾必將自斃陛下太  
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上曰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若太  
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窩斡必太熾今正隆已渡淮窩斡未  
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皆在此惟早幸中都為便上嘉納之次  
榛子嶺世宗聞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

守珣善謀宋史

翟守珣宋太祖時為李重進親吏重進為中書令移鎮青州謀  
舉兵叛遣守珣往路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還京師潛詣  
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

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令說  
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以分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  
重未可輕發重進甚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書聞並如太祖之  
策其不信鐵券亦如守珣所云揚州既平購得守珣補殿直俄  
為供奉官

張詠止訛宋史

張詠字復之太宗時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  
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  
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乎厭勝也

龐籍不遣文臣宋史

龐籍字醇之仁宗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儂智高反師數



不利遣狄青為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仁宗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及既而捷書至帝喜謂籍曰青破賊卿之力也

王曾奏河決為妖言宋史

王曾字孝先仁宗時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梁適斷遣狄青討賊宋史

梁適字仲賢宋仁宗時知審刑院擢樞密副使是時儂智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仁宗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

也遷參知政事

穆衍辨盜宋史

穆衍字昌叔神宗時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為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邪訊之具服

父賞歸于女宋史

程迥字可久年十五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南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孝宗時登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迥迥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

郇成子斷衛亂作事文類聚



卬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記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

張弘畧滅寇元史

張弘畧字仲傑世祖時遷江西宣慰使會饒州盜起犯都昌弘畧以為饒雖屬江東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滅則吾境必有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搏其巢穴生縛賊首磔于市餘黨潰散下令曰不操兵者皆為平民餘無所問

王克敏納倭民崇擅發元史

王克敏字叔能仁宗時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

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敏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於克敏願還本鄉或恐為禍階克敏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敏曰番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為仁而吾屬顧為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

李木魯翀反其田元史

李木魯翀字子翬文宗時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于僧寺其子訟之翀召其妻詰之曰汝為人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



張起巖杜奸邪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教諭攝縣事聽斷明允轉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及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大事尋定

許有壬明辨反狀元史

許有壬字可用順帝時拜侍御史會汝寧捧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

明見

明見事理之是非者

仲尼知桓僖廟左傳

魯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魯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疋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散也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潘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陶侃辯盜植柳 晉書

陶侃元帝時在軍四十一年雄毅有權明悟善斷自南陵縣迄于白帝城數千里路不拾遺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李崇明決 北史

李崇字繼長魏孝文帝初為荊州刺史後拜侍中車騎將軍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

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如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只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以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一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川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妓姓徐君脫矜慙為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崔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



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柳崇獲盜北史

柳崇字僧生河東鮮人也孝文時遷河中太守崇初屬郡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柳渾白奴冤唐書

柳渾字夷曠天寶初進士調單父尉代宗天歷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濟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

李元素悟帝唐

李元素字大朴邢國公密裔孫德宗時仕為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穆員張弘靖按鞫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眾亞請斥運醜立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罔上寧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為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寃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則道運寃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杭得真盜繇是天一重之



王維翰辨誣金史

王維翰字之翰金章宗時除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平屬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刑部疑之維翰審獄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

薛奎緩獄宋史

薛奎字宿懿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常以平晉策于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為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浣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

王旦不賀死蝗宋史

王旦字子明真宗時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時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乞請示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夏隨料事宋史

夏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為茶酒班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宮為率府副率兼春坊謁者及即位除內殿承制閣門祇候遷泰州防禦使元昊反為鄜延路副都總管隨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授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堯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眾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



感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効

劉敞神明 宋史

劉敞字原父仁宗時舉慶曆進士通叛蔡州後知揚州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宰將論囚敞曰冤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為己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

岳柱辨誣罔以安民 元史

岳柱文宗至順二年除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幣錢八百餘鈔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重違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傷本以歛怨亦非宰相福也令使者以此意復命時

燕帖木兒為丞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狀罪誣告者若干人宰相以奏帝嘉之特賜幣帛及上尊酒

果決

果於決斷而無疑者

陸侯獨斷 北史

魏太武帝征蠕蠕破涼州陸侯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復渡河南略地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否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歲窟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眾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諸君不見毒地乎不斷其頭猶能為害况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



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  
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

張公謹投龜決策 唐書

張公謹字弘慎本知名李勣等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  
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  
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太宗即位  
授代州都督

班宏驗治安人心 唐書

班宏唐玄宗時為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  
誣引屯將規緩死衆兇懼班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

李景略抵張光殺妻罪 唐書

李景略唐代宗時為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闔門讀

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賞市  
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  
如光妻云

竇參殺曹芬兄弟 唐書

竇參字時中唐德宗時遷奉先尉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  
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侯免喪參曰  
父繇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

李及斬攬釵禁卒 宋史

李及字幼幾宋真宗時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  
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攬婦人  
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  
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



杜紘按誅造奸民 宋史

杜紘字君章宋神宗時刑集賢殿脩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搦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真因吾膠擾而發奈何隋其術中彼無端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如所搦遂按誅之

楊汲辨曹潯呼兄勿避 宋史

楊汲字潛古宋神宗時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軍州民曹潯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潯持刀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潯曰兄勿避自為姪爾既就吏兄子云叔欲給吾父止而殺之吏當得謀殺兄汲曰潯呼兄使勿避何謂謀乎以意為獄民無所

措手足矣州用其言讞上潯得不死

董槐斬捕亂者 宋史

董槐宋理宗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闖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贖彥直之家

木華黎當天象而進兵 元史

木華黎為太師國王統兵伐金太祖壬午歲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靜真曰今觀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圯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而定耶且遣君命得為忠乎



劉容驗籍斷產元史

劉容字仲寬幼穎悟稍長喜讀書元世祖時為廣平路總管富民有同姓爭財產者訟連年不決容至取籍考二人父祖名字得其實立斷之爭者遂服

商琥討謀叛元史

商琥字台符元世祖時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華亭蟠龍寺僧思月謀叛被擒其黨縱火來劫民大擾琥亟誅其魁文法吏責琥擅誅行臺中丞張雄飛曰江南殘毀之餘盜賊屢起顧尚循常例安用憲臺為執吏議遂屈

智察

用智計察事情者

希卑知橫者戰國家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替只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黃昌發奸事文類聚

黃昌字聖真後漢順帝時為宛陵令嚴毅好發奸伏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密令人至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殺之百姓戰懼咸稱其明

劉顯按文無滯南史

劉顯字嗣芳梁武帝天監初舉秀才署法曹後為中書郎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頠時波斯獻生師子武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



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父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二

李惠判羊皮北史

李惠父李蓋魏太武時為駙馬都尉尚書右僕射志讓爵後轉雍州刺史惠長於思察時聽事有燕爭巢聞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網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同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益負薪者同釋惠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肯之物惠遣爭者出顧謂網紀曰此

羊皮可考知主手羣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益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

辛祥察色北史

辛祥字萬福魏獻文帝時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為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高謙之獲詐賊北史

高謙之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為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



蕭淑禽奸如神 北史

齊景思王蕭淑先於東魏孝靜帝時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淑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淑察知之守令畢集淑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淑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底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禽茲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淑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淑乃令人密往書菜

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齊文宣帝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淑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厭味薄淑重其意為食一口

柳慶獲盜 北史

柳慶字更興西魏文帝時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柳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



高潛示靴得賊 北史

齊任城王高潛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後主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高彼擿發崔氏 北史

齊彭城景思王收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彼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車駕巡幸收常留鄴

韋孝寬見機 北史

韋叔裕字孝寬周宣帝時拜大司空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為行軍元帥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稟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



迫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  
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迫孝寬知之遂密造東  
京官司詐稱遣行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  
解其謀不成

李靖知君集有異 唐書

李靖字藥師太宗時授刑部尚書檢校中書令帝嘗命靖教侯  
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讓靖靖曰方  
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靖為右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回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  
稱啓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韋

張允濟 唐書

張允濟 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掎

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不  
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  
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  
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  
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太宗貞觀初累遷刑部  
侍郎

韓思彥問兒獲賊 唐書

韓思彥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使并州萬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  
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  
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

劉崇龜易刃獲賊 唐書

劉崇龜字子長僖宗時為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



集而它盜殺女遣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乃覺乘扁舟亡吏跡  
賈捕効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  
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刀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  
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至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殺之  
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察類此

韓里朶詰奸 金史

移刺韓里朶熙宗時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保  
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隣人諱不與訴于縣縣  
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韓里朶陽怒械繫之捕其隣人關  
以三下詰之曰汝隣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隣人大懼始自陳  
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郡人駭服

楊伯雄覺詐 金史

楊伯雄字希雲熙宗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父丘行在  
幕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深加器重入之調韓州軍事判官  
有二盜詐稱賈販逆旅主人見欺至州伯雄陳訴實欲劫取伯雄  
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人一人一郡駭服

張大節獲奸夫 金史

張大節字信之海陵王天德三年擢進士第改戶部郎中徙知  
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優寵之近郭有力子被殺者聞其妻哭  
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為姦夫所殺人以三神

大懷貞察盜 金史

大懷貞字子正世宗大定二年除涪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戶改  
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圖亢宿詰  
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



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院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為盜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與中尹錦州富民蕭鶴壽塗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不得懷貞以計取之寘於法

武行德斬僧

宋史

武行德初仕漢乾祐中加同平章事移具定尹成德軍節度廣順初加兼侍中俄改忠武軍節度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禁益入城犯者法至死者給厚賞洛陽民有嫗將入城鬻蔬俄有僧從嫗買蔬就言翻視密寘鹽筍中少心其真不買而去嫗持入城抱關者搜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見或鹽襍非村嫗所有疑而詰之嫗言適有僧自城外買蔬取視之而去即捕僧訊治之具伏與關吏同誣嫗以希賞行德釋嫗斬僧及抱關吏數輩

人畏之若神明部下凜然

郭守文知李煜自歎

宋史

郭守文遷翰林副使從曹彬等平金陵護送李煜歸闕下時煜以拒命頗自歎不欲生見太祖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遂安

裴濟知變

宋史

裴濟字仲溥太宗時知定州至道二年改內客省使知鎮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畢有卒挾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為變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數十人已刳鄜開矣悉蒐捕腰斬之軍民肅然濟在鎮之凡十五年威績甚著

俞獻卿執僧

宋史

俞獻卿字諫臣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進士第真宗時



起家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給言師出遊矣獻鄉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

郎簡辨券 宋史

郎簡字叔廉幼孤負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墜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為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縣徙知賓州縣吏元子幼贅壻偽為券冒有其賞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

郭申錫得賊 宋史

郭申錫字延之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仁宗時弟進士為晉陵尉民訴弟為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

孫長卿鞠民殺弟 宋史

孫長卿字次公仁宗時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貲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鞠之果服郡人神明之

王罕察寃 宋史

王罕字師言為潭州為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



傳事卷二十一  
七十三  
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妾婦良愈郡人傳為神明

楊繪服盜 宋史

楊繪字元素仁宗時以母老請知眉州徙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

李繹刺蘊 宋史

李繹字縉之仁宗時舉進士中第除將作監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役子亡去繹問曰若有仇耶曰無有曰有失亡邪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姪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王保衡察獄得實 事類聚

宋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章聖初為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為殺女子者司理保衡意疑甚州將趣具獄保衡持益堅數日河南逃移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曰微司理幾誤殺平人

張田捕白衣 宋史

張田字公載神宗時加真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偽召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謝麟訊所親 宋史

謝麟字應之神宗時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鬪既歸而



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

王安禮驗匿名 宋史

王安禮字和甫神宗時知開封府事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畧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為神明

元絳辨姦 宋史

元絳字厚之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上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畧男女為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實于法甲與乙被酒

相毆擊甲歸卧夜為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救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汚是以知之

范純仁察奸 宋史

范純仁字堯夫神宗時知河中時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媪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宣毒斃肉中純仁問食肉在弟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斃其曰毒斃肉者蓋妾與吏欲為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辛棄疾知人 宋史

辛棄疾字幼安孝宗時帥長沙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落之乃趙方也

孫子秀密訪殺夫者伏誅 宋史

孫子秀字元實理宗紹定五年舉進士調吳縣主簿累官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尋遷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提點刑獄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縣獄為之清安吉州有婦人愬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捐賞萬緡逮繫考掠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賂宗室

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問即伏誅又釋偽會之連逮者遠近稱為神明

李至遠識刀姓 事文類聚

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時有選人姓刀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刀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姓名此必刀某也省內以為神明

錢忠定治獄得情 事文類聚

錢忠定公即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狀守將謂曰劾縣獄當得賞公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其有材



章遵聽哭聲得殺夫之情 事文類聚

章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聲不甚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敕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腦考問以淫殺夫

鄭制宜息盜 元史

鄭制宜小字納懷性聰敏莊重有器局通習國語世祖至元中襲父職太原平陽萬戶仍戍鄂州時鄂闕守俾攝府事十九年朝廷將征日本造樓船何家洲地狹眾欲徙旁居民制宜不從改授寬地居民德之城中屢災或言于制宜曰恐姦人乘間為變宜捕其疑似者痛治之制宜曰吾但嚴守備而已奈何濫及無辜不答一人災亦遂息有盜伏近郊晨暮割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命吏縛入獄問之無

驗行省疑其非將釋之不從明日冉出城東遇一人乘白馬貌眼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為盜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

阿魯渾薩里辨誣 元史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以父字為金氏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哈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及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說皆通習之後事裕宗入宿衛深見器重今宿衛內朝會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補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里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











哭者哭者曰死家負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邊子辯辛櫟之非說苑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孟子辯萬章非孔子之非說苑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辭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住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

昭奚恤知詐戰國



楚國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如何也

郭躬議刑後漢

郭躬字仲孫為郡史辟公府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明帝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其莫制桀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其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王重榮鞭爪士唐書

王重榮唐僖宗時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殺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何察時兩軍士于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擢右署



錢惟濟服盜 宋史

錢惟濟字叢天真宗時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系三欲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盜以左手舉以助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為之邪辭遂服帝聞之謂宰相向敏中曰惟濟試守郡輒明辨後必為能吏矣

劉天孚按實民田 元史

劉天孚字裕民世祖時由中書譯史為東平總管府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時檢核屯田臨穎鄧艾口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為古屯陳于中書請復築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為辨其罪章數上乃止

王忱辯詐 元史

王忱字允中幼讀書明敏有才識世祖時平章趙璧引見裕宗潛邸語稱旨命宿衛掌錢穀計簿授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駙馬伯忽里數馳獵蹂民田忱以法繩之憲吏耿熙言徵北京宣慰司積年逋負計可得鈔二十萬錠帝遣使覈實熙懼事露擅增制語有并打算大小一切諸衙門等事凡十二字追繫官吏至數百人忱驗問知其詐熙乃款伏

明斷

明見是非能剖決者

張良斷曉關因解可擊 前漢

張良從沛公入武關公欲擊曉關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子賈豎易動以利可使人為疑兵却令酈食其持寶啖之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良曰此則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



不如因其解手之沛公因遂擊秦兵大破之

兒寬斷封禪宜帝自定前漢

兒寬武帝時為左內史時議封禪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袪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曹攄詰門士晉書

曹攄字顏遠晉惠帝時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官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眾官咸謂不然攄曰官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

符融辨盜晉書

符融字博休前秦主符堅季弟也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效擿伏皆此類也

于仲文決獄北史



于仲文字次武周文帝時為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狀繩者于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

于仲文決牛北史

于仲文周文帝時為安固太守有任社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雋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

劉徽柔察奸全史

劉徽柔字君羨金熙宗天眷二年擢進士第遷洪洞令徽柔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為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兩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于法

張詠對換章彥家財事文類聚

張公詠宋太祖時知杭州有沈章詔兄彥均割家債不平公憐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值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

韓琦引乳醫辨誣事文類聚

韓忠獻公琦宋仁宗時知洋州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取其奩索嫂姪訴于州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從



前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首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衆皆伏罪

韓絳殺青宋史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仁宗時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項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青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官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孫唐卿斷盜母之喪宋史

孫唐卿字希元仁宗時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程顥辯詐宋史

程顥宋神宗時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李南公察姦宋史

李南公字楚老宋神宗時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齟尚何爭命歸兒族



程顥辨誣 宋史

程顥宋神宗時舉進士調鄜上元主簿鄜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石公弼治奸詐 宋史

石公弼宋徽宗時為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網舟行淮以漏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戴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為此說即收捕窮治皆服辜

婁機判域地 宋史

婁機字彥發孝宗乾道二年進士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為塋域

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

包恢辨狀後疏字 宋史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時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有母想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跣步不離僧無由至母廼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

李孝壽杖僕 事文類聚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切其狀走府曰秀



才日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今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具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敬儼辨偽平刑 元史

敬儼字威卿成宗大德九年為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有偽為警報馳驛入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豈得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為災民多因饑為盜有司捕治論以真犯獄既上朝議互有從違儼曰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為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

長孺用計決訟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武宗時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又君孺聚浮屠菴誦佛書為禳祈一姬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姬訟之長孺以牟麥實群姬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姬屣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

長孺以步搖歸弟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武宗時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啖盜誣兄受步搖為贓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



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

王約原情決獄元史

土約字彥博仁宗即位任河南行省右丞皇慶改元召拜集賢大學士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並約至衛輝有歐母寘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訐其弟嚴詔有獄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曆驗其日良信乃立繼之使還任樞密副使

堅持法度不移易者

### 守法

羊尹文斷馬子期之旗新序

羊尹文荆之歐鹿焜者也遇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長拖地文拔劔齊諸軫而斷之車抽弓於鞬援矢於筒引而未發司馬子期伏軾問曰吾有一非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不亦可乎知悅載之王所王以斷旗之故王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乃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李離伏劔史記

李離以晉文公之大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更有過非子之罪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人伏劍而死

廷理斬軻 說苑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君等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趙奢治賦 文記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

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感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叔向議三姦同罪 國語

晉理官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

張釋之止車 前漢

張釋之文帝時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  
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張釋之平法前漢

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  
是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  
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  
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  
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

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  
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  
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  
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虜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胡建斬姦前漢

胡建字子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  
居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  
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  
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  
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  
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  
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值昭帝幼



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  
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  
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  
追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  
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  
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  
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谷永奏薛宣執法事文類聚

薛宣以明習文法漢成帝詔補為御史中丞是時宣為中丞執  
法殿中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  
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  
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

於羣卿以充其缺竊見少府薛宣才力清遠於從政是用越  
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大夫

何湯閉門後漢

何湯字仲弓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以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  
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奮俸夏旱公卿皆  
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鈞令車收案有詔免  
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  
謂也

樊儵理獄後漢

樊儵字長魚宏子也嗣壽張侯拜長水校尉徙燕侯其後廣陵  
王荆有罪明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  
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



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陳蕃殺冀使後漢

陳蕃字仲舉桓帝時為樂安太守時入將軍梁冀威震天下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謂蕃怒笞殺之

朱穆呵士後漢

朱穆字公叔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仁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沛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慚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也

陳蕃罪非禮後漢

漢桓帝時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為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前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歲而孕育其中詐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

徐璆舉奏後漢

徐璆字孟玉漢靈帝時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濫減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減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減汙者悉徵案罪威風



大行

于禁斬稀魏書

于禁字文則漢獻帝時為偏將軍冀州平昌稀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稀稀與禁有舊詰禁降諸將皆以為稀已降當送詰操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稀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稀訣隕涕而斬之是時操軍淳于聞而歎曰稀降不詰吾三歸禁豈非命也益重禁

滿寵訊龐魏書

滿寵字伯寧漢獻帝時曹操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以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耳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楊沛粹黃門頭魏書

楊沛字孔渠漢獻帝時曹操輔政轉為護羌都尉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曹操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自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操操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

高柔奏請告者魏書



高柔字文惠魏文帝時為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免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司馬芝決獄魏書

司馬芝字子華文帝時為河南尹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汝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之皇八心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

再宿留由事不早是臣之罪是以孔常科賦勅縣

武侯戮謖蜀書

諸葛亮字孔明蜀後主建興元年封武鄉侯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直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彌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饗震諸葛亮征張郃郃拒之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遂戮謖以謝眾亮為之流涕自臨祭之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



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  
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孫策斬逃

吳書

孫策字伯堅漢獻帝時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  
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時袁術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袁術常  
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  
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  
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

呂範典財

吳書

呂範字子衡孫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  
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  
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特悅之及後統事以

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劉頌詳平

晉書

劉頌字子雅晉武帝時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  
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  
彌為詳平

苟晞義殺弟

晉書

苟晞字道將晉惠帝時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練  
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  
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  
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  
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  
如此



張興世止吹鼓角 南史

張興世字文德宋孝武時補南中郎參軍督護明帝即位進龍驤將軍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仲子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誓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李安人斬盜 南史

李安人宋明帝時為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後又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親並縮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

游肇不從降恕 北史

游肇事魏宣武帝為廷尉帝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

趙綽據法論刑 北史

趙綽字士倬性質直剛毅陳宣帝時隋文帝為北周丞相時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文帝受禪為大理丞處法平允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納之時故將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衣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待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嘗嘗衣緋禪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



謂曰卿惜辛實而不自惜也命高頴將下斬之綽曰陛下寧可  
殺臣不可殺辛實至朝堂解衣將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  
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  
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  
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  
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  
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  
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柳或復切諫乃  
止

周搖質直北史

周搖字世安周閔帝時為晉州總管時隋文為定州總管文獻  
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

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文帝以其  
奉法每嘉之

劉行本駁元肇蒙賜北史

劉行本隋文帝時拜為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時雍州別駕  
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  
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劉行本駁之曰律  
令之行蓋發明詔令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  
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

源師執法北史

源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隋煬帝時拜  
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  
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



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趙綽執法一心 事文類聚

趙綽隋煬帝時為少卿時刑侍辛實嘗衣緋裋上以為厭蓋將斬之綽曰據罪不當死上怒將斬之對曰執法一心不可惜死上入良久乃釋之賜物三百段

李素立諫論 唐書

李素立唐高祖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稟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

李乾祐執法 唐書

李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郿令裴仁軌私役門卒

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

段志玄拒使 唐書

段志玄事唐太宗為驍騎大將軍文德皇后薨與宇文士及勅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焉

戴胄議刑 唐書

戴胄字玄胤時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



罪均臣于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舩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錄是與校尉皆免

戴胄執法唐書

戴胄字玄胤唐太宗命為大理少卿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胄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御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實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

狄仁傑平恕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時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狄仁傑斥惡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時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乏賢如本立者不貲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郡臣戒本立抵罪由



是朝庭肅然

劉蕞器劾還妾唐書

劉蕞器高宗時為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為妾蕞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蕞器曰法為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絲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况天子乎帝乃詔可

馬懷素守法唐書

馬懷素字惟白唐武后時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天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領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追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錢流...罪以為謀反...昔

彭... 運誅繫布奏事尸... 不坐... 元忌罪非越比不... 坐錢闕之人且陛下操生終... 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

裴懷古理冤唐書

裴懷古唐武后時遷監察御史時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析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杜景佺擢職唐書

杜景佺唐武后時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負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



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  
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為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令  
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為守法擢鳳閣舍人

宋璟請按月將罪唐書

宋璟唐中宗時遷黃門侍郎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  
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中出側門  
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  
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  
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索從一縛奴送獄唐書

中宗時安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  
臺侍御史索從一縛送獄主人訴帝為手詔喻免從一曰陛下  
納王訴縱奴騶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則免禍劾奴則  
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不納

蘇瓌廷諍唐書

蘇瓌字昌容唐中宗神龍初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  
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  
為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  
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  
曰瓌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  
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  
已流普思於儋州餘當論死

薛謙光不避權勢事文類聚

薛謙光唐睿宗時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



奪百姓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寬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張說執奏濫刑唐書

張嘉貞唐玄宗時遷中書令時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延辱以卒伍待也况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仙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天下士君子也乎

韓休言去六姦唐書

韓休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

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玄宗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見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

崔隱甫執法不回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不便帝謂曰卿為御史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又憲司故事大夫以下監察御史競為官政各先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无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殆半羣僚側目

李光弼斬眾唐書

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李光弼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

柳渾論律唐書

柳渾字夷曠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李晟殺田希鑿唐書

李晟字良器事唐德宗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晟惡田希鑿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鑿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鑿來謁其妻李父事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鑿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鑿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如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鑿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鑿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置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為節度使

守者拒元膺見擢唐書



呂元膺字景夫德宗時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

袁滋不署唐書

袁滋字德深唐德宗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寃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去衣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覈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

王彥威據法唐書

王彥威唐憲宗時舉明經甲科累仕至中書士兼史館修撰時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

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死彥威詣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

柳仲郢明刑唐書

柳仲郢字諭蒙憲宗元和末及進士弟後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斫父墓柏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省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廷嘉其守

牛僧孺直諫唐書

牛僧孺字思黯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縣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



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

韋子澳歛豪唐書

韋子澳改京兆尹宣宗舅鄭光主野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實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歛跡

李石論兵民一體金史

李石字子堅世宗時有山東河南羣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為國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法使使之無爭是為長久之術趣有司極問自是軍民之爭

遂息

元忠拒公主之屬金史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會大興府守臣闕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實獄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卿不徇情也何憂秩滿授吏部尚書

李仲略懲惡金史

李仲略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宛王傅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世宗命仲略鞠之罪當削削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况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阿權貴臨



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完顏仲德杖李德金史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進士弟歷仕州縣哀宗時拜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忠孝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詔中移利克忠白之完顏仲德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哀宗諭仲德曰此乃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無功隱憂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驕制解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今欲更置前轍不宜愛虎飲虎賞之古中書則臣任其責言士聞之至不國亡不敵有犯

馮壁擬斬牙吾塔金史

生壁字以猷金宣宗時初謀者告歸進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門鄂水監使毛花輦易其人不為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壁鞫之壁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施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邪壁嘆曰睢陽行關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

馮壁擬斬牙吾塔金史

馮壁字叔獻金宣宗貞祐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金宣宗詔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絕無所資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



壁佩金符鞫之壁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謀以吾帥無罪為言壁怒責牙吾塔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邪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壁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

馬仁瑀論兄子如律宋史

馬仁瑀宋太祖開寶四年遷瀛州防禦使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過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為棺斂具

柴成務笞慢吏宋史

柴成務字寶臣判尚書刑部本司小吏倨慢成務怒而笞之吏

擊登聞鼓訴冤石詔問狀成務歎曰忝二長官杖一胥而被劾何面目據堂決事邪乃求解職

孫瑜出使宋史

孫瑜字叔禮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賈曰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文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

錢惟治妻族杖背宋史

錢惟治字和世廢王侁之長子太宗時進檢校太尉一夕廐中



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以劔申令敢後顧者斬項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杖背於府門

蔡齊諫以恩廢法 宋史

蔡齊字子思宋仁宗時拜樞密副使時弔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蔡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函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

曹修古請罰晏殊 宋史

曹修古字述之事仁宗嘗偕三院御使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呵修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言尹同今黃門侮慢若此

請付所司劾治帝聞立命笞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

王吉甫寬平 宋史

王吉甫字邦憲舉明經練習法律為大理平事累遷丞正神宗時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廷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鞠之吉甫議當笞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笞大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類此

苗時中論囚 宋史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墮請開導以溉田為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



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神宗熙寧中拜為司農丞

沈疇追問內使 宋史

沈疇字德侔徽宗時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駟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疇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帝下內省跡治竟抵罪

撒蠻直言諫正 元史

撒蠻者嗣國王速渾察之子脫脫之父也幼穎異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嘗挾之南征同舟濟大江慮其有失繫之御榻及長常侍左右帝嘗詔之曰男女異路古制也况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既而近臣字羅御命處出行失其次撒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恠其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其罪撒

蠻因進曰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誠是也由是有意大任之會以疾卒不果

趙璧按律論刑 元史

趙璧字寶仁成帝時改為樞密副使率水軍追宋將夏貴舟師大敗之遷中書右丞冬犯太廟有司失黃幔索得於神庖竄下已甚汗弊帝聞大怒曰大不敬當斬璧曰法止杖斷流遠其人得不死

虞集黜劉生失禮 元史

虞集字伯生受學吳澄時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成帝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



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  
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  
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  
以為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  
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

慶童除患元史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順帝時遷江浙行省平章至正十六年平  
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約結同  
黨相煽為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為患慶童言于丞相達  
識帖睦爾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  
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

正法

正其法以罪人者

子產明公孫黑罪殺之左傳

昭公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  
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  
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  
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  
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  
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  
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



焉

趙禹與張湯論定律令前漢

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武帝時遷為御史帝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讀作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

諸葛豐抑挫豪強前漢

諸葛豐字少季元帝擢為司隸校尉舉無所避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

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

門自歸上

師古曰歸乞哀於上也誠

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

始

溫嶠削去王敦畫像

晉書

溫嶠晉成帝時為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柳公綽誅姦唐書

柳公綽字寬唐憲宗時為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更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賦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寶建德斬奴還王軌首唐書

寶建德隋末自為王以隋故官裴矩崔君肅何稠等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往關中及東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于境時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為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

朱珍斬仁遇徇軍五代史

朱珍唐昭宗時為朱全忠將善治軍士時秦宗權遣盧瑋張旺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全忠乃拜珍滑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口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全忠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

吾事濟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必未和珍亦知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旺等宗權由是此敗已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

張錫善判宋史

張錫梁末時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為軍事判官棣為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寘于死君鐸力不能救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麴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寘于法至宋初擢錫為給事中

趙昌言議斷獄宋史

趙昌言字仲謨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御



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  
才在人豈以寒進世家為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  
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  
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  
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  
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  
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  
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  
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  
例施行從之

相威鞠奸臣俘略為民 元史

相威國王速渾察之子也世祖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

大夫十六年入覲會左丞崔斌等言平章阿合馬不法事有旨  
命相威及知樞密院博羅自開平馳驛大都共鞠之阿合馬稱  
疾不出博羅欲回相威厲聲色曰奉旨按問敢回奏邪令輿疾  
赴對首責數事既引伏有旨釋免仍喻相威曰朕知卿不惜顏  
面復命還南行臺十七年有旨命相威檢覈阿里海牙忽都帖  
木兒等所俘三萬二千餘口並放為民

相威奏執昔里伯 元史

相威國王速渾察之子也世祖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諸道行臺  
御史大夫浙東盜起浙西宣慰使昔里伯縱兵肆掠俘及平民  
乃遣御史商琥據錢唐津渡閱治之得釋者以數千計昔里伯  
遁還都奏執還揚州治其罪

袁裕治姪服辜 元史



素裕字仲寬世祖至元十九年召拜刑部侍郎出為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裕捕其妻訊之服辜

張思明持法峭直元史

張思明字士瞻武宗時為戶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至大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還故寧遠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父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聞出為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快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其異之

納麟請設官治僧獄元史

納麟順帝至正二年除江浙行省宣政院使上天竺耆舊僧彌戒徑山耆舊僧惠洲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

## 治獄

能平治獄訟者

寒朗辨誣悟帝後漢

寒朗字伯奇後漢明帝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乃上言建等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



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又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不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

高柔察色服姦魏書

高柔字文甫仕魏曹操為廷尉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時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於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坐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與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當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



得其屍

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  
韋鼎斷獄如神南史

韋鼎字超隋文帝時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  
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  
曰卿是好  
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  
首伏又有人  
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  
尋於草中  
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緝之縣司鞫問  
具得姦狀  
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  
也乃某寺  
用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以此客遣人掩  
曾并獲賊  
以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

司馬悅辨刀削北史

司馬悅字

安宗魏世宗時歷洛陽州刺史時有

西兩上蔡董毛

奴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  
千堤懼掠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  
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  
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  
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  
及祖款引靈之及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  
察獄多此類也

崔昂即獲真狀北史

崔昂字懷齊文襄時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  
為妄認繼明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  
寶等窮其始末積年鞠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推問即日  
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昕



憑甚以為憑

蘇瓊悉獲實驗北史

蘇瓊字珍之齊孝昭帝皇建中賜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

楊汪曲盡人情事文類聚

楊汪隋文帝時守大理卿帝將親省囚徒其時計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密留一朝而奏曲盡人情帝甚嘉之

薛胄識偽守北史

薛胄字紹之隋文帝時三遷為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

斷旬日便了囚圍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心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

劉保勳按獄奪奉宋史

劉保勳字修業保勳少好騎射後唐清泰中裁十許歲攝潞州左司馬隨父署彰德軍衙內都校父卒補供奉官習刑名之學頗工詩因獻詩宰相桑維翰奇之知開封府寡婦劉詣府訴夫王前妻子元吉寘菓食中毒已將死按驗獄成元吉妻櫛登聞



鼓訴冤事下御史臺其實劉有姦狀元吉知之劉慙悖成疾故誣告之保勳坐奪奉三月

趙德彝平冤宋史

趙德彝字可久魏王廷美子也宋太宗時判沂州有儒生一怒者郊居肄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怒抵獄將寘於法德彝疑其冤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以候未幾果獲殺人者怒遂得釋

宋韓億推金獲實宋史

宋韓億字宗魏仁宗時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具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及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蓋植以病

懼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

亦各并按欽若詔釋不問

杜衍理冤宋

杜衍字世昌仁宗時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冤獄知州王曙為作辨獄記高繼昇知石州人告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決衍辨其誣抵告者罪寧化軍守將鞠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守將不伏訴之詔為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奏衍辨獄法當賞遷刑部律大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大口歎曰吾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陝西轉運使

包拯察奸無隱宋史

包拯字希仁仁宗時知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



第歸殺而一鬮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張逸誅守囚者 宋史

張逸字大隱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賂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

單煦縱食獲盜 宋史

單煦字孟陽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傳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

治不承煦縱使之令 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

陳希亮 直 察寃 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宋仁宗時知房州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贊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

魏琰平寃 宋史

魏琰字子浩仁宗時以父恩授祕書省正字為吏強敏名次于璿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滁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答服琰廉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



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  
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覲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賂而為之  
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

劉夔釋疑宋史

劉夔字道元進士第補廣德軍判累遷尚書屯田員外英宗即位遷吏部夔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累年矣問之曰前此殺吉州掾徐咸疑二人者夔為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盜

葛密得情不矜宋史

葛密宋英宗時以進士為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為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州使勿言

陸佃開實免死宋史

陸佃字農師哲宗時知江寧府句容人盜殺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為閱實三人皆得生

唐恪被盜釋無辜宋史

唐恪字欽叟徽宗時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為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為君累恪曰吾為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

李祥審誣詳密宋史

李祥字元德孝宗政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鞫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



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謹自甘寔  
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

徐誼釋寃宋史

徐誼字子宜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  
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  
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  
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  
飢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  
以為神

劉宰斷獄宋史

劉宰光宗時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  
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歎哉也為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

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遺姻因喪會竊券而逃它日  
王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田小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  
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  
召二凶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縣獄鞠之凶者自詭盜牛以  
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凶者辭益力因出  
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  
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  
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  
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  
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  
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杜杲辨誣得實宋史



杜杲字子昕宋理宗時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杲溺死

劉應龍辨盜 宋史

劉應龍字漢臣理宗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殺人州民被盜遙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繇是著名

許楫釋佃者 元史

許楫字公度元世祖至元間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岡

富民有毆死出征軍人者陰以家財之半誘其佃者代已款伏楫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

劉正閱贖追課 元史

劉正字清卿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尚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伍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察其寃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庶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鞠之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

商堉釋寃罪誣 元史



商琥字台符元世祖時至元十四年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成卒有利湯氏財者投戈于其家誣為反具琥知其冤罪誣者而釋之

田滋辨理詳明元史

田滋字榮甫元成帝時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成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成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爐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成得釋

伯嘉訥平冤元史

伯嘉訥阿沙不花子也廉直剛敏憂國如憂家元武宗時嘗為

京尹也儲衛誘小民梅凍兒誣首海商一百十有六人為盜而誅其貲獄具械送刑部命伯嘉訥審錄之盡得其冤狀白丞相釋之還其貲後遷翰林侍讀學士

韓若愚知冤元史

韓若愚字希賢武宗時知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槩以所燒鈔為偽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既具若愚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

汪澤民知枉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仁宗延祐初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遂登進士第授奉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允南歸奉母之官州民李



氏以貴雄其弟死妻正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  
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

楊不花精斷元史

楊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  
應對稱旨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為學  
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  
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  
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邪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  
民饑先捐已貲以賑請未得命即發公廩繼之民遂賴不死

汪澤民問獄立具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仁宗延祐五年登進士第累遷南安路總管府  
推官鎮守萬戶朵兒赤持官府益長郡吏王甲毆傷屬縣長官

訴郡同僚畏朵兒赤托故不視言澤民獨捕甲繫之獄朵兒赤  
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正色與辨御史沮怍夜  
竟去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錢珎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楫事  
連廣東廉訪副使劉玠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鞠  
問皆顧忌淹延弗能白復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

鄧文原獄按詳明元史

鄧文原字善之仁宗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賄其徒告  
熙贓熙誣服文原行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吳興民夜歸巡  
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  
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  
也其兄懇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



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兒索用左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為神

自當疑冤元史

自當元英宗時由速古兒赤擢監察御史錄囚大興縣有以冤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索駝死道傍因昇至其家醢之置於甕中會官索駝被盜捕索甚亟乃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為冤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為賊既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獄之音元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

盜聞冤始白人以是服其明

蘇天爵決獄元史

蘇天爵字伯脩文宗時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言天爵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夏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斧並斫殺之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夫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于理



汪澤民視刀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元順帝時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筭楚潛往它僧所殺之明日訴官它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為神

王思誠按治明斷元史

王思誠字致道順帝時為監察御史松州官吏誣構良民以取賂愬于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成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愬不已俾其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汝血某芝蔴某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

復讎今予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賊實某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詞屈遂釋之豐潤縣一囚年最少械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眾以為盜告不從脅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眾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致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祇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

### 感夢鞫獄

有感於夢鞫問囚獄明驗者

黃幹夢泮宋史



黃幹字直卿宋寧宗時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目呼曰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

張洽遇夢決獄

宋史

張洽宋理宗時改素州司理參軍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直寔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

## 平刑

刑得其中致囚無冤者

子罕言同罪異罰左傳

魯襄公六年春宋華弱與樂繆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樂繆

怒以弓楛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華弱為司馬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張釋之議法與天下公共史記

漢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由此天下稱之

崔篆釋囚後漢

崔篆王莽時為建新大尹乃逐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皆何罪而至于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心救汝劍者過申枉

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郭文公不以一人譽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人贖二十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漢光武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與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慙媿漢朝遂辭歸不仕

張敏議輕侮法後漢

張敏字伯達章帝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為尚書建初中有入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貫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灾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  
承天也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  
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盧毓引經駁議魏書

盧毓字子家獻帝時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  
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  
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  
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  
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  
有非婦之痛而更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床合卺之後罪何所  
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

為可殺之為重太初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

殷仲堪議擬公正晉書

殷仲堪晉孝武帝時授荊州刺史有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  
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  
律詐取父母寧依歐詈法棄市原其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  
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歐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  
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大  
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

徐羨之善議埋子之罪南史

徐羨之字宗文初為桓撫軍中兵參軍稍遷太尉後加尚書  
僕射晉安帝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  
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



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

何承天平誤射人罪南史

何承天宋武帝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版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隰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徵罰可也

邢蚪駁奏北史

邢蚪字神虎魏宣武時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時鴈門人

害母者八坐奏輟之而渚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暮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裡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羨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

世軌舍北史

世軌幼自修整好法律齊文宣天保初歷三尚書二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為都官郎中有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為廷尉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劫



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敕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為減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比一人並我骨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嚴善思審獄唐書

嚴善思字謨父延與河東裴玄證罷內李真蔡靜皆通儒術談戰國議善思傳延業褚遂良上官儀寺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

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重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立交趾五歲得還

蔣乂論法止及其身唐書

蔣乂字德源唐中宗時遣兵部郎中李錡評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乂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六勳不可自暮可乎曰暮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廷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盧姚執奏唐書

盧懷慎明皇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業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詔紫微



今集事卷三十一 五十三  
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也若御史可疑則亡  
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  
譏為伴食宰相

裴遵慶議刑活人唐書

裴遵慶字少良唐玄宗時調大理丞邊將肅克濟督役苛暴役  
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聚焉  
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

李峴議罪不怨上唐書

李峴吳王恪孫也唐肅宗累遷至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東京  
初平陳希列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  
故崔器等附致深文李峴時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  
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之意且羯胡亂常誰不

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勳舊子若孫  
一日皆血鐵砧尚為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况河北  
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  
者心使為賊致死困獸猶鬪况數萬人乎不是器與呂謹皆齷  
齷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  
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

阿沒里諫免連坐遼史

耶律阿沒里字蒲鄰遙輦朝古可汗之四世孫幼聰敏遼景宗  
保寧中為南院宣徽使十二年行在多盜阿沒里立禁捕法盜  
始息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沒里諫曰六兄  
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有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  
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為令



李石議免緣坐金史

李石字子堅貞懿皇后弟也天會八年除恒賓副使累官後拜太尉尚書令進封平原郡王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貴等陰謀久不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論斬石是之又議從坐久不能決石曰罪死惟輕入詳奏其狀世宗從之緣坐皆免死

越王永功明斷金史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除刑部尚書為大興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倉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矣曰親軍人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為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姬與男婦甜道傍婦

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姬一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姬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已即走避之姬與伍長疑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為是男子真殺若婦即具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姬以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以緝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氏望雲王氏豪猾不逞永功發其罪畿內肅然

梁肅釋無辜金史

梁肅字孟容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肅攝大名少尹金海陵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平人陷賊中不能自辨者數千人比日繫大名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讞



出者十八九

賈鉉論偽印得原金史

賈鉉字鼎臣金章宗泰和二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黃紙大書敕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摹作寶樣朱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欵伏值赦大理寺議宜准偽學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異若偽造不限用泥及黃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偽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章宗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羣臣亦當如此矣

楊雲翼論度河民無罪金史

楊雲翼字之美宣宗時拜御史中丞河朔民千

有一人為游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楊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兵所迫奔入於河為追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

竇儼上疏論淫刑宋史

竇儼字望之幼能屬文既冠舉晉高祖天福六年進士辟滑州從事府罷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為天平軍掌書記以母憂去職服除拜左拾遺開運中諸鎮恣用酷刑儼上疏曰案名例律死刑二絞斬之謂也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與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斲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和氣有傷望加禁止從之

劇可久執論禔瑛免死宋史



劇可久字尚賢周太祖廣順初為大理卿會鄭州民李思美妻  
詣御史臺訴夫私鬻鹽罪不至死判官楊瑛實以大辟有司攝  
治瑛瑛具服可久斷瑛失入減三等徒二年半宰相王峻欲殺  
瑛召可久謂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瑛枉殺人其可恕邪可久執  
議益堅瑛得免死由是忤峻改太僕卿

趙普不罪無喜

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祖時人周世宗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  
為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宋太祖拔滁州宰  
相范質奏普為軍事判官太祖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  
市普疑有無辜者啓太祖乞鞠之獲全活者衆淮南平調補渭  
州軍事判官

蘇頌定法宋史

蘇頌字子容宋仁宗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大常院宋  
神宗時知審官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  
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情  
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賂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檄  
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容不差官比  
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  
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  
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  
外遂為定法

宋張洞議罪教令者

宋史

宋張洞字仲通仁宗時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彊弟柳使鞭其  
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通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



更當夫極法知州歐陽修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

孫覺誅首宋史

孫覺字莘老神宗時連徙亳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彊以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為例

范百祿多所平反事文類聚

范百祿字功父宋神宗時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聞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无可

憫則不可百祿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反遷吏部侍郎

宋燕肅疑獄聽讞事文類聚

宋燕肅字穆之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刑部懼得罪不敢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衆

袁裕止誅首惡元史

袁裕字仲寬世祖中統初為中書右司掾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孥產之半裕言于中書止籍其家奴隸得復為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亦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



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大寬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  
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崔斌止誅其首元史

崔斌字仲文世祖至元十年進湖南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  
為立生祠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  
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  
來降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側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  
釋之

子昂議刑允當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元世祖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  
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  
計至元鈔二百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

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  
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  
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  
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賊最為適中况鈔乃宋時所  
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廼欲以此斷人死  
命似不足深取也

劉肅斷無冤元史

劉肅字才卿金宣宗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為尚書省令史時  
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僧及藏吏誣服者  
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賊殺之冤宣宗怒  
有逆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折冤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  
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辨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為



汝具奏辨析之奏入宣宗悟囚得不死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寡為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繫者不加賦民遂殷富瀕淮民有竄入宋境籍為兵而優其糧間有歸者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不如渡淮言者以謀叛論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準律當杖八十奏可元世祖居潛邸以肅為邢州安撫使

太初名言元史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回氏成宗時為中書掾以年勞擢刑部員外郎四方所上獄及復披閱成牘多所平反改右司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脉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為名言大德八年

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脉者不預奕赫抵雅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邪

韓若愚言輕刑元史

韓若愚字希賢元仁宗皇慶元年改刑部郎中尋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輕其刑

盖苗執法元史

盖苗字耘夫幼聰敏好學善記誦登進士第元順帝至正四年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是宰臣追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



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

# 失刑

刑罰未為允當致有冤者

顧覲之論刑過情南史

顧覲之字偉仁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時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割腹五截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割割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截刑子不孝母子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總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

# 理冤

申理冤枉者

朱勃訴馬援之冤後漢

朱勃字叔陽光武時為雲陽令以馬援之功被讒見廢乃詣闕上疏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卿師已有業未竟而死惟援得事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



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  
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社門葬不歸墓然隙並與宗親怖  
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鑒於用賞  
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  
豈復疑以錢穀聞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  
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  
不受投畀有吳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晉思登儒之  
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  
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  
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辛術總理民事事文類聚

北齊武定八年辛術為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

文宣聞之敕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難向京師留卿為行臺欲理  
遠民寃枉監理牧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刺史  
先啓聽報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

柳晟理辜唐書

柳晟德宗時擢原王府長史吳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  
止曰天子方怒無詒悔不聽凡三上帝意解通玄得減死

孫德淵辯枉金史

孫德淵字資深世宗時遷沙河令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  
刃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  
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  
也盜遂引服

伯嘉理寃金史



完顏伯嘉章宗時累官莒州刺史讞屬縣盜伯嘉曰飢寒為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

李復亨察奸金史

李復亨字仲修章宗時登進士第復中書判優等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鑿馬血火燬之則刃青其人款服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徧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察廉遷臨洮府判官

盧克忠釋冤獄金史

盧克忠海陵王時除登州刺史改刺澶州天德間同知保大軍節度使綏德州軍卒數人道過鄜城求宿民家見及有賊剽主人財而去有司報假宿之卒繫獄榜掠誣服克忠察其冤獨不肯署未幾果得賊殿宿之卒遂釋

邊珣辯誣宋史

邊珣字待價太祖開寶中掌永安軍權貨奏徙務揚州有富民訴廣陵尉謝圖殺其父本郡收尉囚之官吏堆劾累二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詔珣案鞫盡得其實乃富民以私憾誣告尉即反坐之

王化基辨禹錫誣宋史

王化基太宗時為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時柴禹錫任樞密有奴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王化基為辨其誣太宗感



悟以化基為長者

向敏中辨僧寃獄事文類聚

向敏中宋真宗景德中留守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其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咎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忽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足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

因密使吏人訪其賊更食於村店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人詒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捉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以為神明

程戡正殺母人罪守史

程戡字勝之少力學真宗時舉進士甲科累遷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仇人之門以誣仇者獄已具戡獨辨之正其罪

唐肅理商人之寃宋史

唐肅字叔元始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其國中真宗時舉進士徙



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具獄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日得殺入者

張昱之理王申之寃宋史

張昱之字景山真宗時進士及第擢提點淮南路刑獄楊崇勳知亳州恃恩為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昱之庶得寃狀乃出申配茲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

司馬旦立見情偽宋史

司馬旦字伯康温公光之兄也清直敏彊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仁宗時以父任為秘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婦蘭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為茲謾十年不決旦取案一閱情偽立見黠吏十數革寃者以直又并元慶豪欺鄉里

莫敢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下為之自是驚服

姚仲孫決疑獄活人宋史

姚仲孫字茂宗早孤事母孝仁宗時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為里胥殺之官捕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故以身任之邪仲孫曰幸毋遽決冀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調邛州推官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詣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資州更二守皆愒老事多決於仲孫

張存辨劉平寃宋史

張存字誠之仁宗時為陝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郤以致潰敗方賊勢甚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



必不守身既陷沒而不幸又為讒校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誅

胡宿番獄宋史

胡宿字武平仁宗時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為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憚葢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其獄繙閱探其本辭蓋婦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

楊告疑誣得真盜宋史

楊告字道之仁宗時通判江寧府盜殺商人鑿舟沉屍江中有被誣告者答服獄具告疑其無狀後數日果得真盜

唐義問辨明致雨宋史

唐義問字士宣宋哲宗元祐中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少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

守道辨吉守誣寬宋史

歐陽守道度宗時吉州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賊者下其事常平使者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吾侯也寬莫甚於前守寬不直而吳侯於禱侯有辭矣匹婦藏寬旱或三年寬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得直

唐震治疑獄宋史

唐震字景實既登第為小官度宗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時潛說友尹京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會府有具獄將寘辟



震力辨其非說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議擢知信州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

劉秉恕決獄明允元史

劉秉恕字長卿世祖至元元年授淄萊路總管淄萊府有死囚六人獄已具秉恕疑之詳讞得其實六人願以不死他所至皆有惠政召除禮部尚書

趙孟頫雪冤見稱神明金史

趙孟頫世祖欲使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邪太宗孫邪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

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至元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特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有元掀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得他人屍遂誣告同役者殺掀兒既誣服孟頫疑其冤留弗決踰月掀兒自歸郡中稱為神明

陳祐辨誣構元史

陳祐字慶甫世祖時除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涼隸永昌王府其達魯花赤及總管為人誣構家各百餘口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辨其冤王怒甚祐執議彌固王亦尋悟二人皆獲免持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

李好文劾使辨誣元史

李好文字惟中順帝至正四年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



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摭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馬兒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

貢師泰詳讞疑獄元史

貢師泰字泰甫為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稱為史等所劫史備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甲中沈丁載物抵抗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為魚首所殺史實未嘗殺人奪物高亦即知情其寃皆白游激徐裕以巡鹽為

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賚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案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侍報餘姚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偽鈔受賂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高嘗為姚行用實非是造孫既舍姚因加罪於高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魯與高未嘗相識也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於寃獄詳讞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寃治行為諸郡第一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申枉

伸訴枉屈者

鄒陽引事比類史記

鄒陽游於梁與吳人莊忌淮陰枚生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獄中上書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眦

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竹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辭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

劉隗奏溥于伯之誣晉書

劉隗字大連元帝時為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溥于伯而血逆流隗奏曰謹按行督運令史溥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寃請寃從事中郎周延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亦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

岑文本辨父唐書

岑文本字景仁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



年十四詣司隸理寃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太宗貞觀元年除祕書郎

安恒申元忠寃

唐書

唐武后時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馱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曾是而今非邪至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守節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善辭不闕數言遂得降指馬漢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莫不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士懷忠臣對口懼易之

虜方疆賦斂重困而自縱讒慝搖變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矚視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剪其羽翼無使驕橫於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

張儉申理存恤

遼史

張儉興宗重熙年間為中書令有司獲盜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寃儉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邪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乃從之

劉仲洙辨寃

金史



劉仲洙字師魯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  
穀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寃上書力辨帝從之  
迺復穀等爵而黨禁遂解

李昉字明遠太宗時居宰相位晉侍中李崧者與昉同宗且同

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為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璨  
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為訟其父寃且言周太祖已為昭雪  
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  
昔與之同難豈宜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  
已往之寃獲伸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矣詔授璨著作佐  
郎後官至右贊善大夫

林大中言旌表降官宋史

林大中寧宗時罷官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  
龜潭之上客至擲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  
或勸大中通韓侂胄書大中曰吾為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  
至今日邪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  
可懼而免邪侂胄既召兵釁大中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  
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及侂胄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  
言呂祖儉以言侂胄得罪死於漳鄉雖贈官昇職而公議未厭  
彭龜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皆為中傷降官  
鑄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  
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寃

元明善罪白復掾曹元史

元明善字復初成宗時陞南臺掾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







111X  
4  
30